



說學齋稿

臨川危

素大樸著

故劉君允恭夫人余氏墓志銘

警

至正十二年四月寇陷撫之金谿至秋驚報始達京師素聞之大驚莫知嫺族之安否明年素之曾外王父劉公之元孫文正以書來告曰方縣未陷之一月吾母以病卒乃卜又明年某月某申子祔于先人之墓且來請銘新賜進士出身國子助教曾君堅述其事曰夫人諱懿靜姓余氏世居火原里蕃富而文宋軋道鄉貢進士昌言生五子皆學於里中陸文安公之門貢士之孫叔文夫人之曾祖也

祖元凱父天與從父太學上舍生鑰以經學授徒見稱為禮法之家夫人生於至元十三年正月天性慈柔幼承訓戒佩服唯謹父母及從父咸愛之乃以歸劉君允恭二族相去十里之近而允恭少嗜學家世忠厚人以為得所歸事舅姑接娣如撫童御克合禮度歲時祭祀躬親備具必極整潔蔬果之味不薦不食允恭所與遊多賢士大夫夫陳肴核設酒漿殷勤不倦中書嘗檄授江西儒學提舉司都目夫人曰都目吏職不足為且二親年高孰與代養允恭用其言不就及有子延師教之厚其禮幣至於米鹽出內田園生植一不以煩其夫子允恭怡然自適若無家累者

夫人之助也見人寒饑即思賑卹忘己之不足田里媪婦多感愛之年卅有四喪其夫而君舅尋卒丈正方十有六歲外侮交至夫人與君姑支吾綱紀保完其家已而文正有子復見孫矣使其孫親師取友以力於學而夫人年七十有七乃卒論者曰劉母其福人哉年方壯遽失所天不貳其志以保其孤孫曾盈前沒而不見兵革天之報善非耶夫人之卒以閏月某甲子子男一人文正也女三人洪珣曾志英胥祖集其婿也孫男二人輩神女一人余鑑其婿也曾孫男五人雅霸魯朝仰女三人初旅殯于里之李方原今墓在白馬鄉太平里銘曰

服婉順之言婉忠厚之族生隆平之時受康寧之福巖巖高岸淪為深谷刻銘在斯僕來者之告

郜氏墓門銘

郜氏之墓在東勝者世遠弗可攷在益都之刁曠者其孫思恭請翰林學士歐陽公為志銘曾孫肅從事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俾臨川危素為之記述廼括歐陽公之辭著銘勒之墓門其詞曰郜氏在周封建攸始原遠益分東勝之里曰樸魯忽其字不弟積官防禦繇進士起既守單州伏節以死其配邊民生一男子祥字德卿避地齊青奮志宦學師御史程天寶亡金神元幸興淮南山東干戈

載寧列樹行省幕中之英初為員外郎中是陟才可收民守沂騰嶧時撤吉思為大都督奏佩銀符領郎中職老成練達贊決事機歲饑民流賑卹先時元至之初守膠密沂政績修舉興學禮師謹乃儒術子孫是訓中無町畦持其忠信暮夜遺金却之甚峻自奉菲薄惟清惟慎至元廿載八十春秋望先三月初貞孟陬竟以疾終吁弗可留其配杜氏五子好脩鼎鑄昇臣昇亨昇新皆以宦達揚於縉紳幼曰昇鉉秀穎且勤讀書未冠譽望已振取士科廢它岐或勸笑而不言益用自勉潛心易經世慮益遠悠然嘯歌自得非淺矯首故土太行之西感此僑寓西軒是題卒

四十九嗚呼噫嘻^{其說}李氏閨門令儀生子曰讓主簿陽朔次則思恭紹其家學辟掾中臺佐幙海北仍選湖南錫命優渥父贈儒林尹茲臨沂李封恭人幽宅共輝幼子曰禮蚤歲死而刁曠有碑太史刻辭惟此曾孫如金如玉亦世風紀馴致多祿益都之東矣以昭穆尚百千年視此喬木

吳仲退先生墓表

樂平劉耳嘗從其鄉先生吳氏仲退遊來京師素叩先生之學耳曰先生誠而樂始足為學非誠不足以為學樂在心心誠則樂妄則不樂有所媿則不樂善學者誠心而得

其樂也一言動不可不誠不誠不樂也素為之歎曰嗟乎斯不背於聖賢之旨矣耳以先生之墓在番禺縣

鄉

原未有文字刻諸石表於是以屬素按耳所述先生諱

存仲退其字也漢長沙文王之裔王嘗讀書番禺鄖陽山下子孫居之號為學堂里蕃行昌大世多顯人宋天聖二年進士仲官至提點

刑獄其後有曰得政者徒執禮

橋是為先生之高祖也曾祖德榮祖漢鄉工舉子業樂善好施鄉里稱為長者考翔龍學於饒先生魯先生生於寶祐五年二月少力學有卓識以童子試有司鄉先生吳公中行李公謹思皆折行輩內交雋聲四馳一國初部使者

姚公燉盧公摯與屯公希魯行郡至蕃皆勉之出仕而先生不奮延祐初科取士邑大夫三造請試先生固辭已而縣牒上府無先生名太守史公烜恠之曰無吳先生名何耶知事刘衍往見諭太守意張起先生卒以尚書中選年五十有九矣試禮部不利諸公貴人交章薦用先生以即日去國尋以恩授饒州路儒學正既任不及代而歸嘯歌月灣溪上自號月灣漁者調寧國路儒學教授年六十九矣先生以老不欲往請者狎至乃往憲使李公元成公珪一見喜得師尊禮極至未幾告引年不許乃大書吳某致仕於門去之明年授將仕佐郎饒州路番易縣主簿致

仕又七年江西行省鄉試聘為主文至元五年九月

終於家春秋八十有三葬以至正五年十有二月 夫

人劉氏有賢行哭先生成疾後一年亦卒子男震孫男櫟壽桐壽楠壽曾孫男鐘初先生蚤孤上有祖母下而三弟四妹世更力役繁重下吏掊克而先生家亦毀猶委曲經營授徒自給畢弟妹昏嫁不使一豪憂念及其祖母祖母戒勿飲酒遂終身不近杯勺詔復致仕者家先生迺倡義役以田為助常言吾不必仕願為國培植人才故雖不久為學官而勸飭指誨作興鼓舞學校大變蓋先生之學得于齊夢龍氏齊氏學於沈貴寶氏沈氏學于董銖氏董氏

寔師朱文公所著有程朱易傳本義折衷若干卷番易續志新志若干卷月灣詩稿若干卷巴禱詠若干卷行於世嗚呼後世欲求先生之學者尚有考於斯文

故宋祕書監毛公墓表

宋既失國其臣奉益王廣王走海上時主管督府機宜文字瀘川毛公沆與其弟通判泰州事演自福建奔問官守以沆權侍郎累遷諫議大夫演祕書監沆尋提點廣東刑獄公事知南恩州明年正月梁雄飛以我軍破南恩執沆殺之於廣州或謂演國士元帥峻都遣千戶嚴承制授知欽州諭之使降演不受殺之於南恩之北津事定權

州林欽義之改葬以鄉禮演之子茂孫倉皇繇間道遁歸鄂之寓地久之聞已改葬終以不及親寔常痛如初喪大元至正三年茂孫年且八十因其子婿鄭息赴雷州路總管府經歷手述往事出故所朝服付之曰先祕監府君之死六十有六年矣子為我求北津阡不得則持此衣三招返葬以慰吾終天之痛言畢欵戲泣下息過南恩訪被兵時事有林辰者曰噫毛公之死吾先祖權州時所瘞吾家識其處三世矣即從辰至墓下鄰有覃卓二翁扶杖相勞問言當日事猶感頗有憂色察其可徵迺卜吉具畚甬增其封土為文祭之既而曰山川阻久則必至乃命

子歸其骨茂孫且悲且喜葬於武昌江夏縣金客鄉八分山之鸚鵡村會有詔修宋史素以——經筵檢討為史官奉使訪厓山遺事於故禮部郎官邵光薦家得南恩公兄弟死事按秘書公字原遠曾大父某脩戒郎大父尚質鄉貢進士父章迎功郎母鄭氏公生於淳祐六年十二月兩試冠四川士景定三年以春秋舉進士歷官通判泗州事用淮東制置使李庭芝所辟也南恩公以監三省門從督府之辟庭芝奏知通州命格弗下益王使至兩淮命知通州守臣楊師亮拒之不受代義為所殺乃復還闕而卒及子難嗚呼二王播遷於山窮海盡之域宋之遺緒絕矣當是

時其臣子從死者不可勝數史家深哀其姓名之不傳若公之死猶為之歛且葬而其子婿又能歸其骨於三紀之後則亦異乎泯沒無聞者南恩公舉進士時素之從高祖大理府君為監中門官曾祖仁和府君與公同年進士而大理府君又為謄錄官息調官京師詔及其故事素追念世契為表其墓使得與宋史參觀焉

禪居寺芳禪師塔銘 有序

金谿縣禪居寺有禪師王氏諱德芳號桂巖世家踈山之下幼入靜思寺從師不契復來禪居寺師沙門從善得宋禮部牒祝髮奉戒律性澹泊晝夜禮佛得十五代祖師微

公禱雨之術淳祐間早師登飛雲峰絕食暴身乞雨雨遂
降自是禱雨輒應他處召師者眾無不^克足大元至元十
有六年十有二月望端坐示寂廿有一年早鄉人瘞像以
求雨得雨至今常然師去世時葬其骨為塔寺南後五十
有七年寺僧普達請為銘予聞諸孔伋氏惟至誠者可以
參天地贊化育豈非其性湛然與天同體寂感之妙有莫
知其然者善學孔氏則宜有得乎此若夫學佛之流有能
根塵迥脫發無礙機固亦足以臻此風雷雲雨隨其奉舒
斯理之常無足怪者師遠離世間而猶不忘吾民如此則
豈沈空滯寂者所可擬倫哉嗚呼盛矣謹為銘其塔銘曰

鬱鬱精藍崇山之下世見高僧能致風雨昔宋中葉徵公
化行非高長嘯萬壑鸞聲沛然甘樹禱者輒與厥心孔仁
厥施亦溥逮宋 年芳公繼 去 神龍遊戲大 良田
無隳有稌有黍俾爾豐登樂我婦子出世之教孰云荒虛
廓茲妙用大誓以除不有智者曷闕其要金石銘詩靈光
永照

先大父行狀

先大父府君諱垣更諱龍友字致堯按崔琳姓死危氏出
自姬姓封於維陽後遷固始晉永嘉中始遷建州之昭武
唐泉州錄事參軍真生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睦王府諮議

參軍宋累贈太師凝有子曰巨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江西推官宋贈太師巨之子曰全諷曰仔倡者撫之南城乳苻末可在盜起全諷兄弟糾兵民兵以衛鄉井安郡都護謝肇承詔安撫諸道補全諷為討捕黃天感據龍安全諷帥師討之期年悉平中和三年巢黨劉彥璋破撫州大掠而去朝廷因授全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錢塘縣開國男加特進檢校太傅行撫州刺史鎮南軍節度使觀察使上柱國汝南郡開國侯進封南庭王仔倡特進檢校太傅虔州防禦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開國侯宋贈太師仔倡後歸吳越子

孫仕於其國賜姓元氏其後舉進士為參知政事太子少保南庭六世孫怱徙谿縣怱之後大是為府君之高祖曾祖諱昂祖諱時發宋贈承事郎父諱炎震景定三年進士為州司理叅軍治獄有陰德丞相文公天祥雅相知題司理之署曰種德堂臨安府辟充激賞贍軍酒庫餅塲提幹賈丞相似道欲致之年才五十有六力請致仕乃授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賜緋衣銀魚府君生於淳祐七年七月少力學工舉子業胆氣甚壯侍親在吉州夜見獄中有恠如火光煜煜旋轉地上引弓射之忽不見怪遂絕參知政事曾公淵子實府君從姑夫雅愛重府

君常携以從因得盡遊一時名人鉅公間而學問益廣矣
父沒扶喪歸葬服除而宋已內附曾公方以宋二王之命
經略潮州府君往候之厓山兵潰曾公航海去府君徧遊
南粵辟潮州小江等處監司提舉居亡何棄去江西平章
政事史公弼聞名召相見府君整服請門長揖不拜與論
事甚說署為南康路白鹿洞書院山長府君聞之一夕挈
舟入彭蠡澤中聞匡廬衡霍多大儒古僊遺跡即往尋之
遊覽最久聞為五七言詩以自娛讀其詞有甘貧賤輕富
貴慕幽遠之意嘗誦周元公易通於所謂處之一則

後缺

臨川隱士孫先生述

先生姓孫氏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居臨川高祖彥
居官治獄有陰德事見臨川志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
次康迪功郎祖杲父震母蔡氏先生少孤以母教克自樹
立博考載籍州里咸譽之與處士吳君定翁今翰林直學
士揭公侯斯為文字交郡人爭迎致先生於家久之先生
曰往教非禮也廼即家開門授徒內外嚴靖起居有恒學
者言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詞溫其氣正故聞者莫不消
其鄙吝之情而有為不善者則相戒曰孫先生得無知之
否先生於鄉黨親戚之禮意周浹里有富人燕先生於家
郡之士人咸在先生具論行已保家之道似教似諫聽者

為之悚然或曰得無非其意否先生曰舍此彼固何求於
我哉先生未嘗出門戶而於當今之故四方之俗莫不周
知綱舉目張可施諸事業士夫夫過臨川者以不見先生
為耻及見愛慕之不忍去部使者郡長吏以下與夫文武
吏士之賢者莫不詣門 見先生言不及官府事而忠國
愛民之義 復論之家甚貧事母以孝聞母性嚴先生
盡其情 心 致 心女兄既寡有 甥女皆養之
親側而嫁遣之女弟有痼疾先生撫之母壽九十五而終
先生時年六十矣遂不仕執蘭種竹危坐終日儵然有終
焉之意題其居室曰平易恬澹之軒今翰林待制柳公貫

提舉江西儒學事禮先生為郡學 師辭焉江西行省平

章政事全公岳柱肅政廉訪副使菴都刺公僉事張公榮
皆欲致先生不就奉使宣撫齊公履謙以遺逸特舉先生
一人不報先生有文集二十卷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讀
之曰此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先生生宋景定三年
十月元元統二年十一月癸丑卒年七十有三前奎章閣
侍書學士虞公集監察御史燮理溥化君皆為文祭之明
年十二月壬申親戚門人美諸臨川縣靈臺鄉高橋鎮
之原先生聚程氏鄉先生之女先廿年卒無子女三人適
黃勳適王瑜皆先卒其二在室先生沒時命從子繼祖之

次子益為之後素未弱冠拜先生床下而先生知素實深而訓戒之言猶在耳也庸敢述其大概傳焉

元故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黃山行狀曾祖暹祖維父澄宋進士迪功郎柳州州學教授本貫建昌路錄事司黃順翁年七十二歲狀

公姓黃氏諱順翁字濟川世居建昌生於南城縣之南城鄉虞唐里屬柳州州學教授澄無子以同宗也取而予之少勤學卓犖有才氣我師下建昌族人制置使萬石退保杉關公徒步叩軍門論事萬石署為保義郎知撫州金谿縣事公辭焉時萬石降志已決舉酒謂公曰明旦則子女

玉帛皆他人所有子其任意取之公一無所取久之南城盜彭某作殺公之伯氏士凱請於有司興兵討之迺殲其渠魁請賞其脅從者郡守禮公為盱江書院山長更徙其室廬於城中仍斥大之取朱文公小學書鈔木以訓學者遂陞儒學教授嘗客洪州盜方弔眼作公以策行中書平方論功會有詔仕於宋者得因其品級授官有故人客京師代陳于吏部授將仕郎武岡路新寧縣尹屬邑暴橫公以誠感之弟子禮事公當時

久公居官年輯流徙督其民種樹畜養田里以種竹之處為生祠湖南肅政廉訪使余公恁題

曰種竹又為之記既去官祠堂壞民輒更新之莫佞
為亂湖廣行省左丞劉公國傑帥師伐之公以儒服上謁
叩頭曰遐陬之氓莫知王化遠煩興師以 筭今上樂
峒下樂峒實新寧境內下官書生也請以禮說之說之不
從然後討之萬戶曹侯其雅知公曰此宜苗疇而獸獮之
非可以禮服之也縣尹毋行縣尹止公竟乘輜從一老兵
以孝經十卷分遺其民又為之講說大義至用天之道分
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皆泣下沾襟頓首請罪曰乃
今出蒙蔽見日月明公之賜也亂遂平莫佞家自為木主
署曰生父黃公劉右丞大喜俾公為文勒石紀功遂班師

故翰林承旨程文憲公宋荆湖宣撫司幹辦公事張公山
翁為文稱之大德四年遷從仕郎龍興路稅務提領平章
政事史公弼出鎮江西聞公名禮之於家受論語大學史
公之_父詣門謝曰吾兒子免曠官之責者先生之力也數
郡遊士之無依者公皆館 之九年遷徵事郎撫州路金
谿縣丞十年大饑公持所受中國牒質之官請糞粟振之
民賴以生佐縣尹趙君銓質正民田賦役以釣皇慶元年
調承務郎江州路德化縣尹獄為之空明年延祐元年以
年及移書請致其事授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未
幾病卒于江州公天性樂易無老幼待之以誠與人言懇

懇詳盡故成樂親之生宋淳祐二年七月母利氏武安軍節度掌書記登之女娶熊氏子男二人純夫養利州判官敏夫女三人長適臨川危永吉次適同郡陳叟次適同郡石某孫男三人宏子能文辭善撫琴蚤天寬子以公澤三任為龍興路新建縣烏山峇巡檢曾孫男二人求已高女二人延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公南城鄉之南原村心公之友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題公之墓公有櫟齋集三十卷藏於家素公之外孫也謹 所聞於平昔者 銘當世之君子以俟采擇焉

故通議大夫刑部尚書贈贊治功臣資善大夫中

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長安郡公謚忠肅杜公行狀

公諱世昌字舜卿姓杜氏其先太原陵州人曾大父忠金太和寨將校有遠略後有為領邊第一保甲都指揮使大父貴襲父爵興定間大兵至戰沒四子散逸惟幼子存是為公父守中天資神爽驍勇過人能讀書工騎射且通國語宗王按只解辟為參謀使佩金符職行濟南濱棣等處治獄訟恩威並著卒贈昭文閣大學士中奉大夫上護軍追封長安郡公謚敬 娶王氏仇氏朱氏俱封長安郡夫人公仇氏出也天性警悟孝友天至知經史大義通國語歲丁巳宗王察忽刺承制命克瑣州渤海縣分治蒲臺縣達

魯花赤中統二年兼司候司達魯花赤至元二年勅授濟南路商河縣達魯華赤七年授 校尉借注泰安州

清縣尹下車以東薪障園扉曰誓終是任不令一 冤繫

狴 常空卒如所言有 牛舌為人所斫者曰吾同里二

三人 出辱 古者 此曹 陽詬怒而 之既而

屏 愬者曰 還怨詈縣 于衆 出與汝竟則

之 于是 有竟者訊之伏其 屬行營南下所過橫

擾居民聞風震恐逃匿公出迓誘以善言曉以逆順秋豪

無所犯闔境賴焉將代縣民老幼列狀言于提刑按察司

請復留公使者許以上聞衆歡呼而退相率立 頌公

德既去官廿年民思不忘重刻其碑十二年調從仕郎昌

邑縣尹未幾調承事郎蒲臺縣尹其政声益著樞密院檄

公研覈山東軍力貧難公言賄賂公行上下蒙蔽致軍籍

不均在在受敝必立法繩之樞密以聞選廉幹官分汰諸

路於是公當益都淄萊寧海等處窮其根柢獲逃亡影占

者三千餘戶其匱乏零丁艱於自存者悉放隸民籍公私

服其公臺閣交章薦之十六年拜監察御史彈挂不避權

旨決事既而稱塞上意賜白金二鎰十八年升承

直郎御史臺都事尋進奉議大夫時太師月祿呂那延為

御史大夫公奏事一御前簡在上一上心賜名哈八兒都

十九年授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副使未行樞密院奏為都事無何中書省又奏為司都事十年為刑部郎中廿三年升侍郎廿六年升尚書進嘉議大夫上于柳林倉卒問天下罪囚幾何公取有司所供一覽而記夜詣行帳燭下備奏諸囚所犯之原法當輕重情狀曲盡上大嗟賞之尚牧官訟城南治圃者殺白橐佗當籍其家群議欲寘重刑公與丞相辯於上前曰以一畜而廢一家之產何以示天下上從之洛水縣婦人劉金蓮衣男子衣懇曰我玉馱兒也里人郭博士見殺情不獲申託吾鬼於此婦以懇曰此詐也亟遣吏往察之郭博士與劉金蓮果有

怨隙遂明其誣攻竹之工陳某舉家五人殺死南警巡院襍致其鄉里於獄公曰四人傷於斧一人獨以刀必其貧無以為生故求死并殺其家人耳察之信然遂釋其無辜者廿餘人三十一年授通議大夫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與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公以太夫人年高願侍養刑部官僚章請留大德二年復起為刑部尚書明年九月丁亥以疾卒於京師金臺坊私第君生太宗年月至是得年六十沒之五日辛卯葬宛平縣葦里塋贈贊治功臣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長安郡公謚忠肅娶萬氏佩金符瑣路管民總管提點鹽司事

之女封長安郡夫人子男一人恭正議大夫廬州路提
晉女四人長適承務郎隸州判官王鳴文次適孫公弼次
適濱棣二州達魯華杰不花次適萬愿孫男三人毅 議
大夫常州路宜興州知州昭承務郎臨江路清江縣尹寶
國子學生公廉平簡重剛毅裕如深明當世之務官刑曹
十有七年守法持平使天下無冤獄雖權奸怙勢構禍無
辜必從容理解無有濫刑其行事始終當著列傳故述其
事上於太史氏謹狀

故榮祿大夫江洲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月魯
帖木兒公行狀

公諱月魯帖木而卜領勤多禮伯臺氏其先活禰敕事
一太祖皇帝其兄脫羅合別吉自有部落為盟長活禰敕
從一太祖征諸郡及下中都皆有功加副統軍卒於豐勝
州勅賜溪人女真百餘戶為家僮守墳墓曾大父貴裕宿
衛一太祖為管領怯憐口怯薛官一太宗皇帝再征西域
遂長千夫今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
政事追封咸陽郡公曾大母何裕罕追封咸陽郡夫人大
父合刺忠勇有節搃明見遠略幼侍睿宗皇帝襲父職為
怯憐口怯薛官一世祖皇帝即位之初阿里不哥畔出
師征之合刺倉皇自和林奔還阿里不哥怒甚追殺其家

百餘人一世祖憐其忠賜以返梁田數百頃及潞州牧地百餘頃蓋闕赤忽禿都二太子避暑樓也及取宋一世祖若曰伯顏阿朮南汝其十日一遣使伺察其用命者汝亦出兵淮甸荆襄度知軍之事他日功悉昇所俘河東地汝即鎮以寬吾憂裕宗皇帝居東宮擬河南宣慰大使又欲以平章江淮省合刺即啟臣武中原長民之事殊不能知主若不棄當守禦北邊以倣命丞相童留海都久而未還裕宗引合刺見于世祖請以執政合刺力辭後卒於潞州今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咸陽郡公大母魯兀論追封咸陽

郡夫人父普蘭溪賦性廉直公忠遠識一世祖時入宿衛為中書右司員外郎首與丞相哈爾哈孫建議迎立武宗皇帝累遷至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終於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累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封韓國公母察真累封韓國夫人公幼而警穎讀書強記倣有大志年十二成宗皇帝命與丞相哈爾哈孫之子脫歡同學三日一次入國子學延祐年御史大夫達思不花引見仁宗皇帝有旨入宿衛他日公奉牒沃盥仁宗頷其院使脫忽台曰斯人容貌不凡誰之子耶脫忽台對曰其父官南臺臣忘其名公即對曰

臣父名普蘭溪一仁宗曰非鄉為右司員外郎者乎公對曰然一仁宗曰汝父贊謀以定國難朕未嘗忘因命脫忽台傳旨四怯薛札撒火孫令公常侍禁廷母止其入丞相哈爾哈孫欲用為書中蒙古必闡赤公辭焉丞相曰汝年幼欲何為乎公曰為御史耳丞相壯其志越數年一仁宗有旨以公為殿中侍御史大夫伯忽奏曰一世祖皇帝嘗謂有能與人正辭辨對者可為御史前日一陛下命月魯帖木而取威罰鈔萬五千貫以賜近臣臣言遣侍上未聞此勅得無非一上意否月魯帖木而曰吾為使如所射箭一上已傳可否在公何以怒為臣以為非果決教與人言

者安能若是真御史也一仁宗沈思久之拜公監察御史分察上都民張弼毆死馮開平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受粥賕六萬貫猶欲增之乃貸其死弼弟五十三密懇於公乃按帖木迭兒愆而逃一仁宗怒擊碎太師印散諸左右賜公鈔萬貫授兵部郎中尋拜殿中侍御史又遷給事中左侍儀同修起居注他日丞相伯答沙哈散奏以亦憐真為右司郎中一仁宗曰右司所掌刑名責任非輕朕得其人矣乃命公為右司郎中公固辭不允仍命伯答沙以酒飲公為慶宣徽使帖失侍坐便殿公入見亦賜坐一仁宗願帖失曰哈散且老恐不能久搃機務欲令有才力者

代之月魯帖木而識量明遠三二年間添加名爵俟其地位可及必大用之——仁宗嘗召近侍之在宿衛者入脩顧問一夕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遊觀西山以終天年不亦善乎御史中丞蠻子翰林學士明里董瓦皆欣然稱善公獨起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唐之高祖元宋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因其陳其故願陛下正居大位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仁宗善其對公嘗同御史大夫脫歡入侍——仁宗諭旨若曰朕之用汝二人者不忘汝父之功也言者以鞏昌帥銜

當削便宜行事向僚議終日不決公曰削之誠是也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國初東征西伐四海未定姑從权宜尔今混一既久安得不稟命而行皆違其斷——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入相中書參議乞失監受人金幣帖木迭兒以聞下獄得其狀乃使乞失監愬公為御史時詔丞相受賕皇太后命丞相哈散御史大夫禿禿哈宦官失列門米撒彌等即徽政院推問而張五十三無異辭——皇太后遂釋公然帖木迭兒益恨乃奏公山東鹽運司副使降亞中為承事郎時鹽課多虧公悉蠲舊版期月間增課以萬計以外艱扶喪西遷帖木迭兒死御史臺奏授山南江北道肅

政廉訪副使復授軍中一晉邸即位遷汴梁路總管郡北四十里黃河歲溢漂民田數萬頃歷卅年無能治者公觀其形勢集父老議公躬率開封祥符陳留三縣官吏聚丁力塞小黃口等數十處水害遂絕甫三月棄職養親再調武昌路不起致和元年河南省平章伯顏矯制起公為本省叅知政事共議起兵公固辭曰皇子北還問叅政受命何人則將何辭以對伯顏怒會明里董瓦剌皇子過河南公為御史時嘗劾其娶妓女冒受封明里董瓦剌因說伯顏收公與弟

經歷古爾倉下獄丞相別卜花以公父前為湖北廉訪使正其贓罪乃謫公乾寧安撫司安置

至順二年王官福為寇公與萬戶劉某招諭流民吳武彪符聖現等八千人授以守禦之策四年有旨移雷州莫徠為寇兵民棄城遁去公遣郡士沈公賜黃克謙出現賊勢公乃言於廉訪使登城立賞開闕延敵且積石城上乘隙擊賊遂解其圍湖廣行省得其功狀議曰遠謫遐荒猶忠於國可見其貞節云至元六年中書省奏給驛名還至正二年入覲君相皆欲留之以母夜未葬辭四年授同知將作院事明年上幸開平公董治工事甚嚴所進羅縠皆勝於舊賞賚有加工糧埋沒所司者數年公悉追還之衆工大悅尋升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花志曹州故族冒

以他姓子為後宰相欲右他姓子公爭之不從乃辭疾還
汲八年授太醫院使九年加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
修國史知經筵事公歷事累朝素諳典故進讀之際引經
授史本於王道且善國語——上嘉納之頒賜幣帛以昭優
禮儒臣之意中書以言事者數千奏公階集賢大學士吳
秉道翰林侍讀學士泰不華禮部尚書庶惠山海牙侍
郎李黼區別可否以聞遷翰林承旨——上以公——仁廟
舊臣特命提調普慶寺掌祭祀國子學官皆翰林院注擬
公封在選姓名隨地注之人服其公十二年紅巾盜擾及
江南乃命公為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公言於丞

相脫脫曰守禦江南為計已緩若得從權行事猶有可為
脫脫遂白于——上上悅召見賜之尚醞御衣弓矢甲冑衛
士十人鈔萬五千貫及至杭州賊已逼近民心恟恟不自
安公引僚屬集父老卑辭厚意詢守備之方勸率有力者
出錢招募民兵修屬郡城隍承制以兩湖鹽司轉運使蘇
天爵杭州路提管寶哥為叅政及守令三十餘人檄中書
以聞四月庚戌提兵出征公以官兵不滿二百且羸弱不
足討賊乃選民兵千人公號令明肅聲望素著人亦樂為
之用師次建德親臨矢石一戰敗賊士申遣理問所官明
安谷見千戶孫公懋往守淳安獲首賊何福斬於市招諭

者老王慶等三百餘戶復業五月甲戌首賊方清之以千餘人乘舟五十艘水陸並進復至建德公分兵迎敵大捷獲首賊方之柔兄弟四人斬之所誅殺并赴水死者不可勝數戊寅清之同首賊余高甫復聚眾五千舟百餘艘安至公遣將授計殺賊十之六七遂復淳安遂安二縣獲所失印章四顆賊船六十艘進攻仰村九里灣梓潼原口長灘街口米灘小村口深度浮黎領五度橋高山岩竹阮大佛橋高山領程村狼原口稠木領七里村廿餘砦軍士乘銳勇往所向無前七月乙酉至徽州東山辛卯薨於軍中公出師九月三月大小十有八戰焚燒九十餘砦深入賊境

三百餘里斬馘俘獲數萬餘人復業者三萬餘家天時炎熱食少事繁晝夜勤勞以至遺疾其薨也中外惜之以是年十二月庚申歸葬潞州上黨縣

鄉會山之先茔公

娶伍氏累封韓國夫人子男二人和尚先生公意氣豪邁議論衮衮博究名家扶樹名教嘗與僧必刺牙失里爭辨朱文公之學于仁宗前仁宗慰解之素昔使過河南公相見夷門驛劇論終日忘年與交及公在禁林素時為供奉以公薨于王事宜有傳在國史褒封定謚加以功臣之號謹錄其大概上于太常史館謹狀

上饒祝先生行錄

先生諱蕃字蕃遠姓祝氏其先三衢人有諱毫者為信州玉山令因卜居貴溪西昂里曾祖宗海祖汝渙父起巖鄉貢進士今贈某官母蔡氏追封宜人先生生於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進士君占之曰此兒當顯吾宗惜吾老不及見矣六歲就學敏端靖其師偶以事出群兒嬉戲離席獨先生凝坐終日時俗歲節長者賜錢先生受畢越二日悉歸之父母問之則曰兒幼不敢有私財也十二博涉經史詞章出同列剛毅慷慨有志於天下進士君奇之意氣英發跌宕不可羈陳先生立大隱居邑中時人無能知之者先生折節往從學焉及喪父居制盡禮有疾或勸之飲

酒食肉先生弗從嘗聞陳先生物格之要有所警發後語門人曰吾初有聞時意我俱絕萬理一貫始信天下歸仁之道如此猶醉夢忽覺而其樂無涯也象山書院山長岳君浚以茂才異等薦既又聘至義興訓其子姪岳氏家僅召崇請問學先生曰身有貴賤而心則一也因開諭之崇在家執禮異平時其父母聞受教於先生請先生謝焉鄧文肅公提舉江浙儒學先生通書論格物甚辨鄧公加禮焉延祐四年江浙省用岳君言授紹興路高節書院山長是年貢於鄉至京師游諸公間頗論天下事一名卿曰國家故事非後至者所能知先生曰國家故事有非愚陋所

能知然田里之休戚顧肉食者弗察耳下第還改授饒州路南溪書院山長以俸入修殿宇作祭器先生講太甲說命之書使學者知所悔過繼諸孟子牛山之木童剝其積習而全其良心學者油然而興覃懷閔君希曾通經有學行先生延致訓其子弟會群從俱至俸粟不足供恒典衣以給里中有倪王市山水明秀倪周二氏延先生講學而遠近從學者衆隨其質性而開導焉必使之有所開明而後已故翰林待制楊公剛中提舉江湖儒學言於省府擇先生為建康路儒學正教養有法行臺諸公貴人多所禮敬更製祭服祭器修明矩度先是公聚郡教授坐提管府

幙僚下先生請於臺官曰郡教授官雖早有師道焉乃命坐太守上處州錄事鄭君原書以剛介忤豪民罷先生聞之涕泣徧告臺官御史會應鄉試又與諸進士三十人群懇于御史之按行者然後天下知其寃及代還廣西廉訪使劉公宗說辟為書史以陳先生心喪不赴退居里之龍津學者日盛陸文安公講學象山祠宇湮沒白之郡守秦公從龍復構祠堂行舍菜禮數郡諸生畢至陸氏元孫止一人而無後先生訪其人為之娶婦至元四年遷饒州路儒學教授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燮理普化張公珪按部過饒時學官積弊既久宵人簧鼓其間先生白兩御史屬今

中書叅知政事福壽公為監部御史立命罪遣之於是聘
四方名士為訓導聞風來學者接踵而至學舍為之克塞
舊額子弟百人止請郡增之不報作宋叅知政事范文正
公祠堂太守唐忠介公以伏節死設其象祀先賢祠皆所
以風厲民俗學有田八頃三十畝湖池若干畝久沒於豪
右前學官雖嘗愬之莫能直先生奮然理之豪百計伺間
行賄先生不從已而卒歸其田進士李君某紀其事刻石
嘗揖錄事司刻意為治訟於庭者隨事聽決郡卒奪民妻
有年其夫愬焉即逮卒罪之而還民妻有溺愛其妻而妻
不禮于姑姑上愬先生據禮經出之至正元年湖廣省平

童政事有素知先生者擬為掾史始掌刑曹大治縣僧仇
其師潘誣以為鈔今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周君鐘為縣尹
燭其欺罔不受詞乃越私賄武昌路錄事馬某寘潘于法
獄成辭上先生按其妄移中書黜馬某潘得釋播帥請朝
京師故事以鈔三千緡納于省曹先生却之即白省官以
聞時儒學遷久阨于胥史先生閱牘悉調之省幙中謗以
受賕選人即謝去叅知政事蘇公曰掾宿儒素以廉直稱
豈受賕者強之再三然後出朝廷遣使至湖廣會計官帑
小吏畏憚自殺者三人上下謀披羅使者先生曰彼王人
也豈得輕動眾不聽其後事白左右司官皆罷免遣他使

督益急然後上下服其知大体因屬稽其出納以復命且遣上計京師行行有日會銓廣選潯州判官有殺其民十三人者部使者察知之抵判官死蘇公與叅知政事今翰林學士承旨岳柱公謀曰今若此拊循其民必得賢者誠署掾為郡經歷庶其有瘳乎先生辭不聽還家省墓而後至官撞寇入桂平縣境民黃季二竄草中寇退官軍追弗及執黃于何息村以覲賞同知提管府事保童榜掠之遂死又逮其昆弟八人以滅口執田主曾智出錢市貝布釵釧以為贖納之皆誣伏先生究知其情從容喻保童下屬邑訊之保童方倚以為功不聽及上其囚元帥府就戮先

生哀之與達魯華杰倒刺沙訊胥史之妄為之平反保童懼結帥府移容州讞之不決今叅議中書省事拔實參奉使宣撫廣西閱牘疑之遣靜江路同知提管府事伯顏不花往讞之事直而奉使以憂去帥府私庇保童廷辱伯顏不花改移藤州又不決先生逮對雖陵轢顛頓之久而神情怡然辭愈辨直會監察御史按行過藤為直其事六年冬十月丙寅得疾藤州客舍明日愈時天霽命家僮曝衣于庭因冠幅巾衣深衣召館人曰吾中國之服汝曹見之否語童曰我當終時只服此越八日癸酉疾病起居如常時潯州推官曾君煜來問疾猶告之以善客退日已哺其

予文中進藥却不敢先生曰吾不可起矣文中亟扶抱已收足而逝貧不能行明年八月文中始克扶喪北歸十月壬申至豫章文中亦以疾卒於舟中先生娶徐氏先一年卒追封宜人子男四人文中申同文剛申同先卒孫男二人堅饒生女一人以沒之又明年某月某申子葵於某鄉某原其門人某等以書抵京師屬素述其始終請銘當時之君子昔者朱文公陸文安公同時並起以明道樹教為已事辨論異同朋友之義其後二家門人之卑陋者角立門戶若仇讐然陸氏不著書而其學幾絕陳先生家近徐岳而流風遺俗尚有承傳故飢寒窮困守其言而弗變先

生獨與番易舒氏行李氏存吳氏謙事之如古師弟子陳先生居室陳圮先生鬻田為之更作經費供給終陳先生無廢禮流俗之人笑譏毀訾無所不至終不為動凡若此以其有得於陸氏之傳也先生毅然以斯文自任其愛人之心不啻如飢渴之求飲食嘗曰薄四海之外人人與聞堯舜之道是吾願也然改過服善若決江湖雖愚夫愚婦告之以善即心悅誠受與學者遊必時詢已過及其當官幹實屹立不回憂國愛民之志形於眉睫惜其所遇有不幸焉至患難齟齬客死荒徼而世莫不知其心者其亦可哀也夫素少辱知先生先生致察其隱微但恐陷於繆戾

久之感其誠懇請執弟子禮先生固辭追念疇昔紀述言行有不敢辭作銘之君子尚有考焉謹述

楊行道傳

楊居廣字行道以字行龍興進賢縣人宋番易玉簿龍偉之子能讀書為詩文里人萬順嘗以賈人珠來集其家其直至元鈔八百貫去而遺其珠行道偶獲之明日順至感類若不能以生者行道問曰爾何為而憂也順初隱不敢言固詰之乃以實對遂還之順頓首謝願擇珠之佳者可值百貫以奉行道行道不受順固以獻又不受順度無以報歸求法屠法禮佛八萬四千拜以祈行道壽注壽者至

行道家賣魚魚直鈔二貫行道適無二貫料者使家僮持二貫與壽壽當以一貫還行道家乃探囊中誤以二貫與僮行道追而還之壽感泣行道外甥與兄爭田行道請其兄請解之其兄不言行道歸歎曰吾言而不吾聽矣夫未幾其兄遣家奴負其質劑以予行道行道以歸外甥懷直酬其兄友厲聲曰我以予長者而妻况吾從子故以田歸子我烏以直為哉行道有子約與里中胡氏為昏胡氏請先披田千五百畝與婿行道曰婦未歸先受田非禮也固辭及昏而不歸田或曰向許田今不歸田若其不情何行道終未嘗言行道之兄有心疾扶持其家教其子知學其

弟出為臨川陳氏子與均分楊氏產至順元年江南大飢
壯而暴者常數十人結黨取人粟至行道里輒散其火伍
相戒曰勿驚楊宣教也進賢人語不貪財者則曰爾得非
楊宣教耶蓋時人稱故家子為宣教云君子曰楊行道誠
長者也獨稱其長者所以悲世道之不古若也苟皆聞其
風而興起焉則寧復憂其終不古若哉

滕先生傳

滕田先生者新安人也更名堞字仲塞其曾大父璘與弟
珙從朱子學堞少負竒才有鄉豪飲酒樓上堞遠過市鄉
豪呼之上坐求賦張巡廟詩堞舉觴盡飲援筆立就語

益竒偉鄉豪大驚更謝焉弱冠謁其鄉貴人方回於錢塘
間携堞觀潮命賦詩堞立為詩謂之方回驚愧堞去欲再
見之不知其所往矣方回者宋時守嚴州以城降者也喪
其親衣楮衣不言笑不飲酒茹葷者三年讀書不好守
傳註常超然心會聖賢之旨於言外里人聘為子弟師堞
首謹其禮節若記誦辭章衆視以為恣者堞弗然或致禮
幣辭之不受或受之輒以與故舊之貧者非知己則望望
然去之不可強而留也數携門徒登高山坐樹茂為之敷
繹經義皆深有得或夜參半積雪初霽拄杖獨行聽泉聲
晚遊錢唐觀古碑刻泣然泣下或問之不言所以嘗娶妻

未數月沒不更娶里有王生者與堞善生沒而家窶堞經紀其家教養其孤好面折人過退未嘗言見惡人必趨避之好賓客嘗自釀佳酒客至必與之劇飲盡歡而去然其里人汪會與堞善會寄詩有曰心如古銅鏡面似生蛟螭識者以為甚類堞也臨川危素者好慕古人窮居獨遊堞年七十矣聞素為人規將訪之素遠遊乃止會之子幼鳳言滕先生囊中二方冊不去身嘗竊取觀之蓋手書朱子及陸子之要語云贊曰滕先生可謂奇士哉莊周氏曰畸於人而侔於天先生似之余嘗聞或人言斯索隱行怪者噫是烏足以知先生也哉觀其所佩之書可見已

王栢補傳

王栢字會之婺州金華縣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氏張栻氏呂祖謙氏遊父朝奉郎主管達昌軍仙都觀瀚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廬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歷從熹門遊或語以何基氏嘗從黃幹氏得熹之傳即遂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以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

精密作敬齋箴圖外興見廟治家夙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其棊季弟早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為之歛且葬焉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杭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禮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者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柏之言伏羲河圖以畫八卦 推八卦之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 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先是統体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

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間甚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復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豳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咸淳 年五月得疾手書以別其子愆曰吾不遠矣 七月 整衣

冠端坐揮婦人勿近遂 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諡曰
文憲贊曰余見國子博士吳師道知柏之學一傳金履祥
再傳許謙謙之學益密矣師道言柏所著書有讀易記十
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行義一卷涵古圖書一卷讀書記
十卷書疑九卷詩辨說二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行義七
卷太極行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
三十卷論語通旨廿卷孟子通旨七卷附傳卅卷左氏正
傳十卷續國語三十卷閩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三十卷
文章復古七十卷瀛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志卅卷朱子指
要十卷詩可言廿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考十

六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歷
數二卷江左淵原五卷伊洛精義八卷禌志二卷周子一
卷發遣三昧廿五卷文章指南一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
類五卷家乘五十卷文集七十五卷摠之為七百七十卷
嗚呼何其博哉古未嘗有也而魯經要矣

夏侯尚 傳

夏侯尚元字文卿者華亭人也年十六夢神人有所授由
是為文詞立就久之遊京師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與之
入見一 宗及一英宗為太子召為說書即位授侍儀司
典簿一英宗崩尚元棄官漫遊江海久之一明宗南還尚

元恭遜于和林。明宗尋崩，廼徒步將言其事於海都。為武平王鐵忽思不花遮留之。王薨，其兄嘉王晃火帖木兒又留之。郟王徹徹禿聞其名，召見待之有加。王嚴殺寡言笑與尚元處，抵掌劇談。終日尚元亦知無不言。王嘗謂左右：吾家得斯人，如執法御史。吾有過彼，且直言。汝曹宜俾之。於是左右有忌心矣。尚元遂還江南。丞相伯顏執國枋，忌王之賢，至元四年王來朝。伯顏以子未昏，而王不從，廼與從子婿知樞密院事者，延不花謀構禍於王。明年陰使人說昌王實監乃克見，只告郟王將為變。時王既奉藩和林，徹下樞密院獄，鞠其家奴無一驗者。十二月殺郟王。

光熙門外明年三月

黜伯顏免為庶人尚元江

東首上書曰：郟王守國北門，軍民晏安。十有九年，厥心罔不在朝廷，親親睦族安遠。近忠孝之心，神明所知，而乃誅戮其子身，放逐其子嗣，鍵閉其室，廬籍入其府庫，銜冤抱屈，上無由知。今知樞密院事脫脫盡心於國，以義滅親，遂遣使致祭，郟王立廟祭享，居亡何又上書以為郟王所統軍四十八萬，其將帥皆素所信任之親王，設有他志，則當與之謀議矣。而乃遣使於千里之外，異姓之王而圖之。此雖見童知其必不然矣。况昌王者，郟王與之素有隙，其言豈可聽也。書凡萬餘言，不報已而復上書，號哭叩頭聞者。

莫不感動執政廼皆歎曰古之義士也七月一詔天下
明知王之非辜遣使殺奠還其貲產優禮其子孫尚曰
吾報主之志畢可以行矣尚元讀書不泥章句作中庸管
見聚原孟等書多不合於諸儒又旁通醫卜技藝之說
與人交傾盡肺腑好周人急雖貧晏如也善料事謂後當
然已而果然野史氏曰邵子有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
難昔豫讓嘗死於其主矣而其志則未就也尚元報主之
志畢矣廼飄然翱翔于江海之上何其從容哉余客灤陽
得其三上宰相書其言并及於臺諫中官而乃不蹈危禍
苟非主聖臣賢豈能然耶豈能然耶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右丞贈榮贈大夫平章政事
追封鞏國公謚武惠合魯公家傳

合刺解公系出合魯氏父始名八合我師伐金大戰三峯
山射中金恒山公武僊睿宗時督戰見而奇之改賜名奧
樂拔都時大雪軍士饑凍頻死即殺所乘馬取血飲之均
食其肉多所全活歲壬辰道殢相望獨獵取禽獸以給軍
士其後因家汝州贈懷遠大將軍沿海翼管軍萬戶輕車
都尉汝南郡侯子八人公其長也英邁不群長益負奇略
我師伐宋圍襄樊宋兵嬰城固守者六年公在軍中卧不
脫介胄宋援兵不至運餼道絕遂降我大將伯顏帥師次

揚州宋將孫虎臣等遣使詣軍門請曰古者聞將不聞兵
今遣騎將劉都統待命將軍擇武勇善格鬪者一人決戰
無以衆士卒汗力齊也伯顏急召諸將語其故皆相顧莫
敢對時公以百夫長隸麾下毅然請行伯顏奇之拊其背
曰壯士也適兩將所乘馬皆黑戰於揚子橋奮鬪數十合
未決劉都統奮稍刺公公墜地劉馬奔不能制公上馬追
之劉卻還舉稍著公左腋下公挾其稍拔劍斬之以其首
歸觀者數萬人歡譟動地劉號黑馬劉宋驍將也是日以
帳前儀衛送公還營仍繪圖以進至元十三年伯顏虞海
道生變選公招討沿海諸郡未幾與宣尉梁雄飛招討王

天祿追襲宋臣陳宜仲張世傑蘇劉義等遇世傑於香山
奪戰艦符印俘其將吏又追宋二王至廣州七州洋及之
戰海中奮舟二百艘獲俞如珪而還明年乃授宣武將軍
沿海招討副使佩金符南至於甌閩北至於許浦咸在公
節制公亦詰姦禁暴民賴以安 昭勇大將軍沿海招討
使佩金虎符尋加經略使兼左副都元帥治慶元軍事悉
以諉公內則惠養百姓訓齊諸軍外則懷柔島夷招降海
寇條上防海便宜自南恩至上海設水站三十有一置兵
警邏時造海艘議征日本豪民姦吏舞手其間破家者相
望慶元民以公故獨不告病十八年建征東行者出師日

本授公鎮國上將軍都元帥道高勾麗度遼水勁風積雪
草行露宿與士卒均勞苦兵薄境上颶風作乃還朝議班
師復命公還慶元屬城燬軍士無所依公亟請省府立營
置鋪以安老幼以防姦宄廿一年更立沿海上萬戶府以
公為達魯花赤明年見一世祖于便殿上熟視久之賜名
哈刺解拔都奏對請慶元親軍衣裝禁戢倭人海寇私醴
數事上嘉納之賜錦衣玉帶金鞍弓矢佩刀諸物以示殊
賞廿四年加鎮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仍兼長萬戶府
會盜發處婺執張甚公獲其渠首殲之民賴以安擢金吾
衛上將軍中書左丞仍為湖東宣慰一裕宗在東宮聞公

宿望出金織文幣以旌之——成宗將有事於西南夷合四
道之軍以進授資德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右丞與燕
大明殿屬時暑林箐陰昧不果深入而還屢勅復爵歸鎮
公以老病乞還汝以便醫藥大德十一年二月卒皇慶元
年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鞏國公謚武惠命翰
林為制詞公宣慰婺州禱雨三潭屢應解于樞時在幙中
為文刻石公之遺愛在民故浙水東山谷間多立廟以祀
太史氏曰予過鄞鞏公孫沿海萬戶安坦出戰揚子橋圖
相示一時之意氣何其雄勇哉然觀公嘗解貞觀政要以
進則知公所以事其君豈止——之勇而——古之謀元帥

者必說禮樂而敦詩有以也夫

黃次山傳

黃次山字季岑直龍圖閣庭堅之族子宣和元年試國學弟一時方申禁元祐黨人以庭堅在黨籍故降次山弟四歷信陽學教授池州司理叅軍召為太學錄臺臣猶以黨人學術論罷久之黨禁解復其官靖康初遷博士坐與李綱厚善謫監虢州銅場建炎二年擢尚書員外郎未幾撫御京東西路所至召父老具言祖宗德澤及主上所以惠養元元之意聞者感泣使還乞外補遂知筠州又乞監當以歸丁內艱終喪復吏部郎官入對力陳日食之咎又

進校旗大閱之法且曰甲兵不多非國之災貨財不積非國之貧願搃術立志何如耳願陛下親賢遠佞貴公滅私若忽欲不萌則聽斷自審臨機必果料敵必明帝嘉其言會金兵大至淮西告捷次山言弟功行賞勸沮所係因條上三策乞解六將軍逗留者之節欲授偏裨立功者朝廷既罷劉光世兵枋命呂祉代之次山言光世固可罷祉明銳開爽雖若可用然統師御衆非其所長不省無何其言卒驗靖康以來號為宗程顥兄弟不深明其旨轉為迂恠紹興初諫官極論其弊有旨戒飭學者次山時兼權禮部郎官與侍郎董荼爭之於朝事雖直而謗議起

矣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居數月以言罷主管亳州明道宮乃自豐城徙居撫州益肆力於學凡九年起知州邵未上以疾致仕卒初同舍生章疇若以女妻次山者及舉進士貴人欲妻之卒娶疇女

贊曰程瑀之論次山有言李廣賈誼懷才抱義取知人主尚不克展其長使績效暴白則夫所謂一世英豪而死於草萊者豈止一王義方哉悲哉

王宏鈞傳

王宏鈞字彥舉其先汲人嘗仕宋為修內待詔高大父辟亂徙蔚州大父行簡秘書監薦入司天臺父昂終通許縣

尹宏鈞蚤好學繇天文生轉司辰官升司辰郎司天監漏刻科管勾平秩郎司天少監進司元大夫司天監加頒朔大夫今為欽象大夫提點司天監事為少監時有星變宏鈞入見一英宗直言無所隱上稱歎久之初金人徙宋嘉祐中所制渾天儀象沈括所議者是也至是宏鈞奏請出內帑黃金四錠飾之訖工復加賞賚晉王在位以天象事得召對進言上天之垂象無常聖人之守身有度矧除舊布新國有令典陛下當上法先王修德行仁減膳徹樂施恩惠緩刑獄慎起居節飲食嚴禁禦則變可銷而災可弭不然事且不可測敷奏剴切晉王為之動容若曰諫官才

也太師帖木迭兒枋國政中外側足而獨加禮宏鈞數引論事多所救止退而未嘗以語人嘗謀廢金世碑以刻石自頌功德宏鈞力諫

遺跡國制也丞相宰制百僚

豈可自違之耶遂寢宏鈞官司天

以謹飭自將銓

注以時淹滯稱快占籍於陰陽家為奏復之前後錫資金幣輒分諸僚佐宏鈞嘗以事度河舟人後至俱獲咎以生魚獻固拒之弗得投魚於河後數年再至度所舟人爭前迎載宏鈞忘之久矣則拜且言曰明公放生魚者向感恩甚厚今得再見無任大慶宏鈞處心類如此云

史氏曰宏鈞所居官任古義和之職今乃襲金之政異其官階以別於常調何耶豈抑有它說耶余觀宏鈞之才可以居風憲然老矣在至治泰定間宏鈞遭逢其盛終恥於貪榮而冒進有大雅君子之風焉

蕭修撰傳

蕭文孫字煥有一字從周吉安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泰登之子也年十三喪其父服除遊京師上救荒策於御史臺一曰官自濟二曰鬻爵三曰禁酒多采用之著為令或欲引是以薦乃憮然曰吾豈以救荒書媒仕進哉後三年集賢學士王德淵薦起為桃源州儒學教授桃源故縣也至是升州始設教授學政修舉未及代謝去遷臨江路提

管府提控案積無照磨承發架閣會屬州新淦民李殺人
驗者受賕蓋以疾乃移書撻其伏請改讞上下囊橐不省
遂自署疏于江西省及廉訪司適監察御史行部至又白
之受賕者始自首屬他官剖棺察之見其肋折者四李伏
罪罷官六人史七人清江縣民雷避殺人罪賂愚民誣服
代死為具言其狀於部使者雷吐實受罪僧以姦私傷人
命焚尸以滅跡富者挾怨誣貧者以盜成燭其情辨之豪
民奪孤兒地構屋其上則撤而歸其主商覆舟訟岸居者
償其失則斥不問從子 叔父足而反抵叔父以罪子與
父縊尸誣平民皆有以破屬縣之 同列惡之在官十八

月去以前官遷興國路呂元帥死豪奴奪所施道士祠宇
地訟年累片言折之行者符下增白銀常賦十倍力爭之
不得明日遂行在官僅踰年而已遷廣東道宣尉使司都
元帥府昭磨發私易故積以冒求仕者杖寘府牒以亂戍
役者韶州戍卒以給鹽蔬直後期闕元帥俾馳鞠之杖其
渠三人答從者二十人罰萬戶而下有差擢池州路提管
府經歷祠宋死節臣趙卯發義士桂正孫振飢禦盜有方
略居十有四月會權臣枋國不用漢人為幙長令下即行
久之朝廷慎選守令調武岡新寧尹氏歐陽許二家皆據
兄子田訟久不決卒諭以義而平之釐婦蔣子幼見逐於

夫之兄且鬻其產追詰服罪責族之良掌其田以俟見長
民陳夜姦人婦遇他人先至殺之恐及賄胥曹誣以盜其
母愬之廉問得其稍為白之郡民唐訟仇家擅殺家奴毛
棄之江屬它尸自上流漂至察其無殺傷痕不驗密令人
生得毛於永州之境乃抵唐罪莫不駭服以為神綏寧尹
預使酒殺人郡檄新寧按之有以郡官意風使全其人奮
然曰若然則初覆驗官若俱抵罪活一凶如死者何吾不
也即推驗具獄武岡民黃鞭其婦婦自斃驗者惑於
賄不得實婦 愬於郡郡讞之啟棺驗其首脅俱傷事遂
直至元間尹黃順翁有遺愛在民號稱循吏其生祠曰種

竹堂為修治之作義倉縣門之西營治公宇橋梁無秋豪
擾省憲考為湖南最嘗作忠孝二史經筵檢討危素言於
朝以其書可脩勸講會修宋史行省上其書史官稱為纂
述有休未及擢用而卒後四年史館復言所著有裨世教
宜追錄之以勸來者贈翰林修撰子烜有學識 贊曰余
雖近蕭修撰於金陵握手論議牛將軍廟下使人磊落有
生氣使其仕至元間御史府用之如用其父必能揚清激
濁克世其家書其州縣之政所以悲其志之未就云

吳尚輔傳

吳尚輔字國材其先睢陽人從宋南遷居常州又徙台州

之寧海幼就學日記數千言世父伯祥與人奕從旁豫識其勝負伯祥奇之命之奕更三日客不能勝伯祥亟藏棊局曰不可亂見志少長涉獵書史自言士當為國士寧效庸人為從伯祥至京師徧遊公卿間主中書參政不華皇慶初太師阿斯干弄兵闕陝都城戒嚴尚輔謁見不華方修治甲兵尚輔微哂不華屏人問何哂對曰明公將擐甲與闔耶不華曰主上將親征吾當從可徒行乎雖然試為我籌之曰使彼據關中東鄉而爭當煩庸筭引兵出關此成禽耳居五日諜報阿斯干軍過河中而敗不華喜而問曰何料敵之審曰阿斯干新起人未信之外無爪牙之任

內無腹心之托其勢易敗若固守關中未可知也今遽東出其同惡者知天子在京師亦欲各保其族詎肯從其邪謀此所以不戰而自潰也居亡何不華奏授湖南權茶提舉時年補有八上書言國初茶課止四千萬貫是時茶行四方商賈日盛由是課益增人始襍草木萌蘗茶中味苦既若惡而商賈濡滯至若鄂岳兩郡今增二百五十萬貫係累鞭箠至鬻妻孥以償日昃月削民不聊生盍亦量減引券遵復舊制則徵輸易集可蘇民瘼書聞宰執稍思更張之未幾言者謂內外官不由資級而驟升者罷去之令下遂去官延祐六年復至京師給事中朶兒只引見上手

嘉禧殿命為太子說書秀才辟宣徽院掾史升千斯倉使
 調江陵縣丞江陵枕長江為治春夏巴蜀雪消水大至先
 是築長隄捍之邾家穴至柳城三十餘里故隄悉潰父老
 相傳宋制置使孟珙督軍十三萬傾府庫殫民力築之歲
 久寢壞內附後隨築隨圯甚為民病及至官請於部使者
 差民力得米三十石募傭者二十萬人立木為表以曉之
 曰今所築隄三十有五赤其下止廣百尺其上有十五尺
 為行道人築隄二尺五旬可畢傭日受米三升又諭之曰
 期五十日畢苟能先期成之 有遲速傭無損增甫旬有
 四日而隄成有餘米又築掠水隄二

修圩田三十六

所築城南湖隄四十里民感其去患害作祠江 祠之
 會母憂去官迂房陵縣尹縣舊無孔子廟尚輔大興學校
 以 敝俗襄陽旱郡守呂沆曰天久旱徧禱不雨得無有
 寃獄乎南漳縣民全法寶繫獄五年數覆覆之朝廷嘗遣
 官巡行錄囚皆以抵死論而沆疑其誣服以屬尚輔尚輔
 曰獄誠寃翻之下官且得罪矣沆曰古人有言不遇繫錯
 節何以別利器尹幼而學將有為也遂駁其左驗不明者
 十事失入者十有二事上其書全法寶得不死乃澍雨時
 察獄者以為異已欲陰中以罪不得聞坐吏買民貨奪俸
 二月以辱之謁選京師值察獄者在吏部授公安務提領

人皆為尚輔不平笑曰吾明人之寃雖得罪死且不悔左
遷庸何傷治書侍御史何庭蘭方家居言於中興守假尚
輔築館隄公安民素知江陵築隄事爭輸米二十萬石南
隄絲松滋至公安北隄由萬城抵柳城兩岸相距各三百
六十里有奇隄成以勞瘁得疾以東安知州致仕至家未
久卒尚輔薄衣食好施予慎然諾周人急難子四人蘭蕙
恭豫論曰仕不必高官觀其所立而已矣尚輔所興利而
除害其才足稱也使之為高官當尤有過人者惜其方行
而遽止豈非天乎

黃孝子傳

黃贊字子敬臨江人其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泛遼海
為富商 氣傲儻交遊急誼平章馬馬家永平以女妻之
初君道有二子一女留江南後升有三年贊既長思慕其
父一旦稟於母走永平則贊父死三年家僮亦亡矣庶母
聞其至棄所生見于市盡挾其貲以嫁人贊號哭收幼弟
勺乳于鄰媪哺之出入必親抱負然莫有指其父葬處者
贊日泣以語人曰吾苟見庶母告以父坟所在死不恨遺
財秋毫無所計且徧懇於官府久之真定賈惟真出守永
平贊往懇焉守愴然哀之至正十一年聞庶母匿開元海
濱亟裹糧求之堅拒不見贊哭其門三日拔父老懇之不

獲已強其弟偕其永平屬縣之樂亭掘地丈餘無所見中
夜禱於神明痛哭迫切既倦就寢夢一老容須眉皓白杖
而前指葬處曰得片輒乃葬處也言訖不見明日掘地丈
餘果有輒度母之弟曰此其處矣歛時有某物為驗啟朽
棺歛時物且在贊濯骨灑水負之而歸守與前奎章閣供
奉學士北平李訥及僚佐下吏皆贈贖之
贊曰唐元和間趙來章求其父於柳州無能知其葬處
神具告之贊之事造似之嗚呼誠孝之動於鬼神若是可
不慎哉

祭社稷祝文

太社

惟神亶貞直方成功博厚萬彙發生黎民斯育及茲西成
蠲日為戊薦厥馨香式昭神惠

太稷

惟神嘉殖孔蕃被於原莖非食曷生稼穡維實禋祀孔夙
脩物具嚴豐年穰穰繫神之佑

后土

惟神平易水土民奠厥居萬世永賴神功著明春茲秋成
率修吉禮誕揚靈右鑒我明祀

中書省賀皇帝表

雷統垂流肇啟誕彌之節河清海晏共深吉祝之誠屬照臨咸均慶賴中賀欽惟一皇帝陛下至仁溥博廣受敷施禮樂冠於百王聲化被於八表宜舊唐福祉大賚邦家臣等叨列上台親逢景運竝明日月永延履位之光比象乾坤更續後天之筭

與蘇恭議書

蓋聞文為載道之器尚矣道弗明何有於文哉約氣有升降時有汗隆而文隨之六經之文其理明其言切其事數弗可及矣自是離文與道而為二斯道聖微遂為儒者之末藝雖其才之禁然若司馬遷揚雄班固後世猶有議之

者陵夷至於隋唐其敝極矣昌黎韓子起而振之至於宋敝又極矣廬陵歐陽子起而振之歐陽子以為韓之功不在禹下後之論者曰歐陽子之功不在韓子之下金之亡其文麗而律宋之亡其文卑而穴考其時概可知矣皇元一四海宗工鉅儒磊落相望閣下出于成均踐揚清華名在天下則振之力有不在閣下者乎素裹者得閣下之文而讀之縝栗而溫潤委曲而淵深而又旁稽乎百家之言上求乎歷代之故信乎其一代之能言者也故始來京師首詣閣下之門閣下忘其高明接以謙抑此其志有在此而不在彼也閣下之官累遷而位日顯素鄙且賤不

敢數煩闈人况敢以文字自見誠懼夫以超走者同鄙薄之也今者閣下命書其文以獻閣下之意則盛矣素於文雖未嘗能自立言然與世酬酢者尚存其二三謹繕寫為一卷通于下執事進而教其不及是所望於閣下也雖然此素之私請耳今治平之久山林草澤宜有學古道而通其辭者閣下之力足以振之誠推所以待素之心蒐求訪問使皆出於閣下之門又豈非大公至正之道哉惟閣下察之于冒崇嚴悚切之至不備

上賀相公論史書

七月十三日臨川諸生危素謹奉書右丞相公閣下素聞

傳曰秉中為史蓋書其實事而昭示來世過不可也不及不可也善善而不流于阿惡惡而不傷于刻若是者其庶幾乎古之君子何貴于史哉以其君之創業于初守成于中央國於終故後世之為君者考其所以興監其所以亡其仁明可法其昏亂可戒其臣之忠良正直姦險佞柔故使後世之為臣者思以去彼就此焉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卓然有可稱道者史嘗書之矣若象緯之著明水土之分畫歷數之因革禮樂之廢舉食貨之轉輸名物之詳畧無不載焉將以備一代之事後之經濟天下者有所徵之矣唐之失河北而拜丹盛其號曰遼宋之失中原而

女真強其號曰金及宋之南度立國於江表者猶歷數君
三國上下數百年間其事泯然不見于簡策豈非一聖朝
之闕典歟一天眷一神元啟土朔漢發號若霆雷驅兵若
風雨墮金于蔡城搏宋于厓山舉四海而席卷之開闢以
來未之有也昔人有言可以亡人之國不可以亡人之史
蓋記載其一國之政者其事小垂監于萬世之人者其功
大故也則三朝之史不可以不修也審矣一世祖皇帝當
混一天下之初朝廷之制度未定草野之創夷未瘳三朝
之史累有明詔雖設史官而未遑成書自大德末年以來
國家多故于茲事有倡之而無和者于今又四十年事迹

滅礪傳記散軼宿老凋零無從而質問故寔荒忽尤因於
稽尋尋非可惜我素遊京師最晚頗聞議者曰傳天下者必
有正統今主宋者曰宋正統也主金者金正統也史官盧
公摯太常徐公世隆集賢王公約以及張樞修端之說紛
然而不一或謂本朝不承金則太祖一太宗非正統矣此
皆膠於常論者也本朝立周國於宋金未亡之先非承宋金
而有國者也若是則宋之與金國統之正否自有定論矣
議者又曰本朝之取金宋其戰爭攻取之際當有所諱而
不敢書夫司馬晉之時嘗修三國志矣唐太宗常修隋書
矣宋之時嘗修五代史矣其間固有戰爭攻取之事執寔

而直書史官之職尚何諱之有議者又曰者碩之士盡矣孰可以任其事哉古人有言人才自足以周一世之用未聞借才於異代也患國家不為之則不患無其人設謂今無其人則待何凶時然後有當史筆者出邪誠能破其拘攣公其舉選則作者雲合矣議者又曰今有司之于錢穀細若蓬芒必鉤而取其首捐棄而為此邪我國家以四海為富賜予近侍崇奉異教達累千萬而不愛而豈靳於此哉凡此四者皆非有遠見高識烏足以論天下事哉今主上仁慈恭謹言無不從夫今不為則識者將有以議其後矣素以職事從講官之後聞於承旨康里公曰間同今

御史中丞阿魯侍公上前論及三史事上亦惻然久之其後御史臺國史院交請於中書未見報可伏惟閣下生于閑闕之門而以才識卓異德望淵重進位凝丞海內屬望宜于斯事留意久矣今宰相好善尚賢而左右前後無非吉人君子閣下誠一言及于此當無有拒而不納者素鄙賤士也嘗望閣下之門墻閣下忘其勢分之尊待以禮意之厚故不避僭踰輒以史事私告于執事者異閣下少察納焉干冒尊嚴不勝惶恐素再拜

與鄧子明書

素頓首子明孝廉年家兄足下今日風雨苦頭痛無由再

謁貧不能致聘謹以麤布一端奉瀆聊見八十年年家相與之義耳先禮部著述更望慨然助成國家之制作使宋三百年之有其終與夫陸丞相之所以付託禮部公之所以論錄不至掩抑于九京則兄之功其何可忘朝廷不遠數千里令僕僉介之使專詣門墻優賞之恩不日即下宰相執政所以待遇兄者不可謂薄矣兄果進此書豈獨足以慰禮部公之志寔為綱常重也何則當宋之亡士大夫苟一時之利祿坐視其宗社危亡者非可以一二數而諸君子奮然從兩弱主于鯨波不測之淵非灼知君臣之義不可廢絕者豈能如是若禮部公之破家頻於萬死者世

豈可多得一時之事獨賴此書以存僕固知兄寶之重之然亦安忍久秘而不出耶僕違關下久天氣向寒欲即北歸高守自昨日屢有同訪之約觀其曲事分憲戰栗度日所恃高明處僕以道毋俾覲顏復命幸甚不脩素再拜

與唐休寧書

素再拜子華縣尹侍者僕思見明府不可得七月八日歛羅傳道至上都得書具詢居官廉平老稚歌舞甚為交游增重不勝欣悅承寄惠佳集學館清暇又多雨不可出賦咏數日不能去手農田均稅最善政也緣今日往往誤于吏胥將以除蔽反足厲民間上邑不勞而成事直所謂良

工之於埴用功寡而成器多民之愛戴明府何有窮已哉
謹撰述其事繆甚未必稱此邦父老之意也延祐間平陽
李仲方為尹于淑縣其善政甚多最便於民者計田畝之
多寡定力役之久近初兼并之家與畸零之戶均當周歲
之役至是悉革其淑其後姦民黠胥雖欲變移其所為而
卒不可得不審上邑覈田之後此事亦可行否李侯諱有
在淑縣七年拜西臺御史以去今祠之學中先師吳文正
公為記因并及之僕嘗詢上邑造官紙事往歲就夏稅折
收官民兩便今官收夏稅而發鈔貫紙加之豪譁事民
以為苦泰裕之參政亦欲復其舊至今未見行之何耶明

府今之循良吏也不審可以稟聞于郡府否文舉主簿聞
已丁憂俾主簿當猶在官僕過休寧承款接甚厚附致區
區傳道謂有人南還謹奉書布復未即晤言千萬保愛不
具素白

神農冕服辨

素從廬陵王秀才借漢東志讀至陽夏謝景平氏所作神
農冕服記私竊以為未然謝氏宋東都鉅公素晚出所當
尊師者然義所未安不得默然而已夫天地之間古今風
氣不同自結繩而後有書契結繩之時之人不識書契也
自土鼓而後有音樂土鼓之時之人不知音樂也風氣愈

開制作愈出當因而因當革而革蓋非一時之所能備亦
非一聖一賢之所能周也稽諸神農氏之御天下也斲木
為耒耨木為耜教民稼穡日中為市此其開物成務之功
使萬世蒙其利漢東今有神農祠隨人尊而祀之宜矣然
加之冕服則非也按冕服起于黃帝氏而五冕之制至周
始備故孔子曰服周之冕衮冕十二旒繅玉五采前後各
用玉百四十有四王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則服之
鷩冕九旒各十二玉王祀先公饗射則服之毳冕七旒各
十二玉王祀四望山川則服之希冕五旒亦十二玉王祭社
稷五祀則服之元冕一章前後各三旒共用玉 十玉王

祭群小祀則服之神農氏之世民淳俗朴倥傯頽蒙祀昊
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之禮未備也祀先公饗射之禮未
備也祀四望山川之禮未備也祭社稷五祀及祭群小祀
之禮亦未備也然則今之所加以衮冕乎以鷩冕乎以毳
冕乎抑以希冕元冕乎是故考之于經無所據求之于禮
無所合神農氏在天之神終古不昧驟而施之以未嘗見
之冕服豈不驚異乎吾知其不可也明矣或曰若子之言
則當如今郡縣三皇廟素像被髮裸身以木葉自蔽然後
為得素應之曰亦非也素像者浮屠之宮老子之廬土木
偶人之類如之何而可必為木主以祀之而不使醫家專

掌其事然後為不悖於經不繆于禮嗚呼祭祀大事也其可忽諸作神農冕服辨

祭孫先生履常甫文

嗚呼王澤既竭襟散醇漓嗟若先生惟古是師賅綜百家浩浩其潛心聖經爰得真樂智園行方外和內剛動靜居處率履其常敬養慈親閭黨稱孝錫類之仁推以施教蕭蕭竹林有書有琴清風明月講說古今治道民瘼靡不精究浮雲富貴於我何有元老大婁拔幽潛執持銓衡而使滯淹小子弱冠執摯牀下領茲魯鈍實藉陶冶自時厥後歲一再逢情逾款密咏歌從容昔將遠遊書來戒止遺

翰盈箱文辭婉委弗量蕪陋亦僭有言訑訑所拒乃爾欣然最後今年家罹訟事旅寓在鄰無日不至春分祭已枉願招呼舉尊相屬訓諫勤渠別逋甫逾時凶問忽達老成云亡佇立悲怛自昔達人視死如歸鄉無楮范來者疇依晦迹里門流光朝野高風凜然百世之下肯酒潔清恭奠于庭神靈有赫來監厥誠尚享

祭揭侍講文

維大元至正六年六月戊申朔越廿有七日甲戌故吏國子助教危素謹遣疆穀自上都持隻鷄斗酒之奠致祭於故翰林侍講學士全知經筵事揭文安公之靈且嗚繫呼昔

豐城神劍斯藏上燭斗牛煒乎龍光萬生偉人千載之後
羽儀天朝于光有耀公起韋布已負大名翔翔禁苑載騰
蜚英老而縣車一帝曰留止講論六經摠裁三史公謂正
統豈得妄加雖有強悍而莫敢譁冥冥昊天胡奪之速海
內相吊百身莫贖素生鄰郡未覲風標知己最早揚言百
僚宦學京師遂忝僚屬按以謙冲視猶骨肉兩扈一大駕
關山迢迢居庸尊食赤城聯鏡乃議修史意見不同讒言
交進公聽為公歷告宰臣紀述甚夥編摩軼遺匪素莫可
奉使南邁執別玉堂驚聞凶訃適抵番易爰候歸棺章江
之上復命事嚴臨風悲愴幽明遽隔歲歷二期絨辭絮酒

萬里告哀

祭表叔劉名山文

昔在宋末兩氏聯姻內附之後事變多屯顧念寒末唯戴
夫人買田築室懿此情親叔父幼孤先祖所爰風波屹立
蚤閱世壞田疇屋廬保守無壞彌縫支柱姻族寔賴壯而
筮仕遊觀京師一命出宰止或尼之退處山谷優游清時
鑿池種樹賓友追隨推情及素念其貧弱繅藉扶持恩義
匪薄書問之來盈於度閣浪迹遠遊守望依託比使江南
歸抵郡城只尺不見簡書有程曾未幾何遂隔幽明萬里
聞赴涕泗交零奔哭莫能縻于職守南望鄉閭憂心如疚

友人葛將亦公故舊寄此清觴為辭以侑

富州蠲金紀事

文宗皇帝即位二年秋一詔若曰天下有當徭役而逃亡而橫征民者其蠲之是年冬江西憲僉張公榮行部富州州士人揭車詣公言商瓊妄興金事不便公廉問為之惻然命州聞諸路而上于行中書省且牒憲府不報後三年當至順二年秋辨章全公岳柱來來鎮江西車又以言會憲府牒亦上公始以其事聞中書先時奎章閣授經郎揭公侯斯述太平政要志列其事以告上及是戶部議須遣官覈其寔以振明年夏行省命龍興路治中于某臨江

路判官周某某驗得寔上之行省復聞中書而戶部議如所言蠲之便於是命有司蠲之元統元年十有一月也州人乃大感悅相與謀屬臨州危素述其始末志諸貞石以示不忘按至元十四年分寧縣人商瓊者謀獻利覓官迺誘湖南淘金工易彬等卅餘人至豐城縣之長寧鄉留其居焉及募其鄉人傅壽等穴山谿畚沙石習淘金為業歲責輸浮辦金四兩重請行省署淘金場縣中領之而瓊油既祥者寔司其賤然豐城金董董取之不足以庚費於時雖竭力淘采地道空虛不克共一歲之入瓊稍患苦之適使人走它州購金以寔其數久之懇其妄覺又謔富民地有

金掘其廬舍冢墓劫取貨賄斬增廣歲賦入以錮其事於是盡力拊克請增輸金至廿五兩九錢重以為己功鄉民甚惡之而亡賴者景從日衆至三百三人焉瓊又為之請於有司歲復其役豐城既無金群轉走饒信徽衢婺江南康斬黃歲掠以進瓊瓊輸官而攘其贏繇是致富會張國紀守撫好言利廿四年行省用其言置金銀場于樂安縣之小曹溪課富民淘金輸官程所入多寡而免其賦于是盡撤取豐城淘金工送教習焉瓊益以聚斂為功復請增金三兩一錢九分六厘重提之為廿九兩九分六厘重矣瓊因求遷小曹場官兼賦豐城金而豐城淘金場遂革是

時是豐城陞為富州官復煩淘金家以他役始不勝其苦而汪壽李仲何文明等百餘人走光州不返餘徒業者相繼瓊亦去為鹽場官而富州金遂無所從出矣小曹官屬思其久而累已也募其邑人 德韶言于行省謂龍興路貢賦歲屬興聖宮則富州金不宜附隸州益從富州輸之龍興路為便行省用其言下其數于富州征之延祐四年九月瓊始征金時至是四十餘年矣即復求三者多閭閻細民死徙亡後者焉有後而乞匄者又有焉根連其宗族蔓延其姻黨亦窘乏至殺子女以拒胥吏之墮愛者適抑令五鄉廿七都之役于皆者代輸之鄉曰里正里正富

民莫肯代輸者都曰主首力微弱又多貧窶故代輸者皆主首亦凡金一兩重費至元鈔多至百廿貫抵之為鈔三千六百貫矣因之破家者又比比有焉於是民之荼毒有不可勝言者矣州人思脫其禍若王季常王元寔等遂達聞陳于有司有司稍集父老議雖悉其故然莫肯固請於上蓋自富州再征金至是又十有七年迺始得車之言行焉始車嘗言於奉使宣撫又言於監御史號詔頓首乞去民害蠲御史怒幾凡得罪賴龍興路推官李宗德莫維崇力爭御史前得免至是乃言于張公全公而張公全公深哀其言于是其事迺竟得聞而州人數十年剝膚椎椎隨

之害始一旦脫然矣噫商瓊不足議矣彼天子之命吏牧此民者坐視其困苦漠然不以為意獨何歎自昔陰陽錯行盜賊並起貽國家無窮之憂者鮮不由財聚于上怨結于下此碩鼠之詩仲尼存而不去也誠使士之居于鄉立於朝皆揭車若授經公其人豈有知而不言者哉風紀之司藩輔之宰皆張公全公其人則豈有聞而不行者哉今富之人自是無橫斂之虞有樂生之慶寧可忘所自耶則於是乎感三公之德而壯車言之力也相與刻石以垂永久亦豈容以自已哉故素于富州蠲金之政而重有感焉述文以尉州人之心以愧天下後世之言聚斂者而學士

大夫播之詠歌以通風喻以示勸懲未必非小補也全公
回紇人後終河南行省平章張公河間人終中瑞司丞揭
公今為翰林侍制車其從孫云

將醫一首贈雍方叔

征南都元帥述律侯為素言廣安雍方叔自其父著傷寒
類證 于世故方叔以醫世其業俾素為之說以贈
焉素少好讀醫官書 從通其學者以問焉侯以戰功顯
請借兵家喻之撫之以仁結之以義人孰從而離叛哉誅
求之無厭刑罰之不中亂斯起矣亂起而兵不得不用也
猶之節其嗜慾時其作息當必無疾聲色奪于外思慮撓

於內疾斯作矣疾作而藥不得不用也故善用兵者觀天
時審地利察人事慮無不周發無不當善用藥者亦然三
陰三陽吾知其經絡九藏九竅吾審其變動五運六氣之
孰為乘除生克也金石草木之孰為君臣佐使也如此則
豈非良醫師乎論者曰醫之說具乎書是固然也兵書一
耳趙奢用之成其功括用之償其衆然則奈何孔子曰必
也臨事而懼吾于醫言亦若是已敢因侯之西還遂以質
于方叔可乎

述變有序 宋諸王孫趙君友直以善製琴遊京

師天 際幸其盛今當得官南還乃作述變一

首贈之噫變

乎古吾猶有望于斯世庶乎君

之琴不徒作矣

伊昔地皇發神智兮來厥美材製斯器兮后夔搏拊鳳翽
 翽兮南風解愠思虞帝兮功盛德衰嗟後世兮奏之護武
 信大義兮且作禮樂善述繼兮浮文之勝揀以僿兮緇惟
 再鼓聖無位兮塵出非時滂涕泗兮大音寂寥箏笛溝兮
 妖淫愁怨傷鄭衛兮藝倫昏斃蹀欲熾兮戈矛紛披獸相
 噬兮鴻荒邈悠天地閉兮永懷古人歎且喟兮天水訖籙
 保苗裔兮玉佩瓊琚走燕鄰兮樂經雖亡宗制氏兮倚桐
 梓漆既委積兮刊節豪杪靡繆戾兮協諧律呂弦軟脩兮

聲容洋洋傲醉寢兮還淳復樸固所覲兮薦諸神明享郊
 類兮太和旁礴致嘉瑞兮河海晏清群生遂兮陰陽無愆
 億兆歲兮

說隱

或問于余曰古之時修於家而用於其邦國公卿大夫士
 仕 德無所謂隱者也司馬公之作資治通鑑深譏
 夫隱者而張君 乃以隱名其菴何耶余曰噫古今之
 人時有不同而出處亦異惡可執一而論哉自功利之習勝
 而躁覽之風行民志不寧而無恒心於是有志之士自甘
 於窮約耻于自鬻以干時故其詩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又曰衡門之下可以栖遲泌之洋洋
可以樂飢若此者夫豈惡富貴而好貧賤哉其所以自處
者必有其道矣則司馬公之說可以論三代之先而不可
以論三代之後也然而張君生太平之盛時既出其材諳
而施諸用矣而又自號以隱何也蓋其心之所慕在乎林
壑之間飄然無所係于世累者歟余在金陵聿君在黃巖
悉力于水利後七年相見于四明讀諸君子所為隱菴之
文著說附見于後且以塞君之求也

遜解

鄭圃霍君彬鄉以遜名齊蜀郡姚先生為之記後若干年

其子余之僚友黃君伯淵屬為之申釋其義余曰既遜矣
何以言為其請不已乃為之解曰遜亨小利貞當陰消陽
之時為小人逼君子之象遜而言亨者窮于進而通於退
也然二陰浸長未能遽盛故曰小利貞焦氏占云三塗五
岳陽城太堂神明所保獨無兵革處乎山林深密之處以
避患何憂之有夫遜尾之厲三在艮終以陽 陰而為艮
苟能止陰道之進勿使之有往則雖在遜尾亦可以免禍
矣陰之浸長小人之謀害君子必假為忠順之態以自結
於其君待君心膠固然後大為變更以行其志君子之所
當知而速遜也三為耳巽其心未果不免乎係戀二陰而

不能速去甘其柔媚而係之者吾之疾疲也說其奉承而係之者吾之臣妾也曰有疾憊者又所以深戒之也曰不可大事者姑以扶衰揆敗而已終不可大有為于世也九四與初六為應四不正初六不正以不正而合故其合也謂之好言有情也四當好合之時而能遯去不牽於私情於君子之黨固為吉矣然初六陰類之小人乍失近君之好則不得為吉吾當遯之時不顧二之正合而決然遯之者實以陰欲消陽所當遠也二雖欲以其中順之態執而革之有非其所能革者此其所以為吉也上九處乾陽之盛外無累於位內無累於應進退綽綽然有餘裕者也君

子遯至于此則利而盡矣天下無窮而不反之理苟能反而復之則前日之遯者反為今日之壯豈非肥之極者耶彬卿之于易固知之已深而行之已力至于裕之身以其時占之夫豈久於遯哉則將為大壯之時矣裕其勉之述遯解

書清閔閣臨蘭亭序後

右薛紹彭臨蘭亭序一弓按蘭亭叙石本佳者已難得臨本尤
宋蘇易簡所藏臨本有三其一題者有若象夫子尚興闈里門虎貴類蔡邕猶旁文章尊昭陵自一閑真迹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璵璠其一有王堯臣跋易

簡子者與米南宮友善元章以王維雪景畫六幅李主翎
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元章贊曰熠熠客星豈
晉所得養氣泉石留脾翰墨戲箸襍談書存焉式鬱鬱昭
陵玉筮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真物水月非虛移模奪質綠
縑金鑄瓊機錦綉猗與元章守之勿失其二在舜欽房昔
之善臨蘭亭者有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諤諸葛正世
罕得見故此三本皆莫詳何人所臨也至元二年予至郡
城與友人豐城揭君子舟寓舍鄰竝得見其所藏紹彭臨
本上有宏文之印又有古杭朱奕月船小印宋末蓄古書
畫甚富且精好惟奕與天台賈似道家耳紹彭文珣嘗竊

易取定本蘭亭石宣和間朝廷遣使索之急紹彭乃并日
夜摸榻每榻疊三枚紙重榻之民間所貴惟此而已後此
石龕寘睿思殿東壁建炎初宗澤遣人護送至維揚金人
陷維揚裹以去金主怒棄之河中近世吳君章副樞家所
得石號為佳者然視定武本遠矣則後之學書者欲見右
軍筆意不其難哉此山谷先生所以有欲換凡骨無金丹
之歎也烏乎紹彭所榻本今亦無之况其所臨者乎宋之
名書者有蔡君謨米南宮蘇長公黃太史吳傅朋最著然
超越唐人獨得二王筆意者莫紹彭若也今紹彭書亦絕
少則見其所臨尤盈盎之榻洗也魏國趙公嘗曰時流易

趨古意難復揭君之愛重此帖也宜矣紹彭字道祖近見其憩晚監聽所賦詩清麗沈著有魏晉人風所居有清閣閣群箸樓氏政媿齋集云

書吳泰發妻黃氏并子詩後

右詩壹章三十韻臨川吳泰發妻黃君作也黃君鄉先生以權之女其先鄆之須城人有諱鼎者登進士第官于建寧之浦城因家焉宋紹興間有諱陞者亦登進士第官至太中大夫知永州後徙撫之金谿陞蓋以權高太父也初以權無子惟一女愛之甚教之治儒學晝夜不輟年十九歸為吳氏婦其恭順至大初泰發賈江湖行次三衢溺死

二子一女俱幼弱撫而教之節衣縮食惟以讀書為事而勤務蠶績舉動循禮雖子姪不相授受送迎未嘗出門詞章非其所樂此詩者訓子之作也初亦不以示人其從孫綬稍以告于故翰林學士子吳子子吳子稱之君曰婦人之有善可稱非其幸矣可悲也而非可願也烏乎世降俗衰聖賢之教幾于泯絕昂昂之丈夫蓋有不能天其天矣况幽幽之女婦乎若君者有行而又有文儒生文士愧之者多矣豈獨足以表儀于閨闈哉不其難乎予性不善書而綬請書之故樂為善而并叙志焉

書張少師傳後

至正三年國家作遼金宋三史素以非才與脩宋史按太祖至徽欽列傳至為賅備至高孝光寧四朝史蓋蜀人李心傳氏所修其闕漏不可計心傳亦以是論罷素博考寔錄中所附傳及它野史文集郡國志粗見始終者稍稍補完既而奉使購求遺書所過求故家子孫問之往往荒忽不知是以執筆之際為之嗟惋焉獨敷閣待制少師張公運有為老氏學者曰德隆致少師事狀于史官素道出虎林睹宋故宮有大浮圖以斷碑碣顛倒甃城所賜少師手詔在石者猶可見歸而徵諸寔錄諸書始克論著又考陸文安公講道象山之顛去少師家甚近讀金谿李君所編

師友淵源錄然後知諱宗伯字伯強諱必達字行已皆少師從孫同金谿彭興宗世昌誅茅結廬以迎文安公李氏錄伯強從弟諱曼卿字少石子梓字材卿按張氏世錄少師之父諱貫贈太中大夫兄一人早卒逸其名二弟曰廸曰適少師三弟曰達曰造曰貌伯強適之孫少石造之子也今德隆請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志其先人之墓有諱檜者伯強之子也德隆之所以事親敬宗者揭公述之甚備非詩書禮義之澤漸漬于久遠其能然耶其能然耶

書張永基傳後

友人饒旭子初遊四方陰求天下之奇士而與之游至任

城得張承基者蓋奇士也子初再與余相見京師數稱道承基又出鄉貢進士李君景儀所為承基傳余讀之愛其叙事詳覈始具知承基而善子初之不苟于擇交也今承平七十年矣會天災流行盜起東海曾不滿三百人橫行山東河北若蹈無人之境此有識者固為國家深長憂矣雖鼠竊狗偷曾何足為慮然處之必有其道制之必有其方烏得坐視其俘虜殺戮使骨肉離散田萊荒蕪而邈乎不加之意也此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初國朝既定中原制賦役之法不取諸土田而取諸戶口故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貧者鬻妻子以供公上不幸而有水旱之災則弱者死

溝壑强者為盜賊于是素懷姦宄者因之以為亂及王師一出餽餼百須有司乘之以厲民民益受其殃況于執良民而斬馘之則曰吾功也有司亦曰斯人之功也考察之弗審又從而官之嗟乎政令果安哉承基期歲平盜至八十有三起及追賊至馮峪悉禽殺之其功偉矣至若陳討紅巾賊之計當于事情而卒用其言使此賊至今為東海患惜哉

跋送李工部詩

右送奉議大夫工部郎中李公再使安南詩也方江南未下公信使由雲南至其境崎嶇四年而後還至是宋

已內附而公再 既自有所紀載當見諸國史安南世
居海島其在宋未猶受其厚爵以人情論之方懷惠報恩
之日公以一介之使卒然說以頰舌使鄉化本朝不煩干
戈非至誠動之其能然乎于是生靈免於塗炭由今驗之
公之子孫益久而益盛陰德之所被若右契然至元中輕
啟邊釁之臣皆公之罪人矣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
保天下斯言也惟公知之公之孫戶部尚書稷以此卷示
素敬書其後以歸之

跋黃居士墓志銘

右宋知處州諭公良能所著細高居士黃公墓志銘後百

四十 元至元四年翰林侍講學士揭公侯斯所書也

揭公將代祀岳 居士六世孫今侍講學士潛為國子

博士言於揭公曰不敢以他文溷公筆墨斯銘先德賴以
不非敢以為請揭公後被召用入經筵史館捐館舍已七
年其書為世所寶此紙太史院以書御用歷西域人所造
擣麻為之今設官於保安州專掌其事諸方所產紙皆不
能及黃氏子孫其珍襲之諭公文字簡古有作者風致所
著香山集亦藏于黃氏序而傳之

恭跋一明宗皇帝神御殿碑

臣惟仁宗皇帝自懷孟入平內難恭迓一武宗皇帝於北

位及武宗願命不傳之子而傳之弟謙德之盛皆近古所未

後權臣構亂而一明宗皇帝播越于外十有七年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一今皇帝孝思罔極乃詔詞臣撰神御殿碑勒在穹碑式垂永世於乎休哉臣伏讀其文為之太息者久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有以也夫

政宋理宗詩

右宋理宗賜執政何公夢然之詩素及見御書真蹟按公五月二月也越三月公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寧路五月

矣素承治脩宋史欲為公立傳而有

司不上其狀史之闕文如此公伯氏諱夢開素曾大父仁私府君同宣景定三年進士第東京師職公之從孫中故識其後

跋

使者及辭令以集大事其責甚重也故孔子言使之難

之書春秋戰國之世藉是以為國者尤足徵也

我世祖皇帝明制事審駕馭豪傑以統一寓內李

公當此時再使交趾其才可知已然裔夷之所以慕

中國者以中國之有禮也公所以能屈其心者亦惟先嚴乎上下之辨使安南之人朝于大廷班位等差於行

人之九儀者自有常秩或者乃欲以瀛國公例之恐非公
所以論南交之志也

靜修書院記

保定劉先生以道德學問高天下既沒之七年新安縣三
臺鄉作額祠以祀之并立孔子廟與明倫堂諸生齋室皇
慶元年開朝廷賜額曰靜修書院靜修者先生之別號也
先生有隱君子曰南溪老人梁至剛與先生友善間
往造焉時四月之角至剛之子泰及劉英季 承王果李真
從先生游步一歲為吏一旦播折節為學故先生始則短
之甚嚴終則與之最厚至是乃倡祀事何平亭蟬留守不

答寔曰各發金幣禱之興學以教大抵儒風革之力居多
從心合贊書畫 至剛之功也至元五年縣達魯華亦不華裊
山長王仁始構兩廡繪祀像然距今五 餘年未有
書院之類未俾後世傳正者非闕典歟至一十五年冬
鄉貢進士東平杜禹來為山長慨然以是為己任謀於縣
尹中山劉得亨創建神門重泰等四人像以俸食郡達魯
華亦鎖住公聞之曰吾守令之責也首出廩祿命滿城縣
達魯華亦海壽取碑材于西山已而吏民間風慕義欣然
來助他日公使吏來屬素為之記嗚呼去古既遠世之風
俗賴以不墜者不在乎世之君子者乎先生生大河之北

當國家混一之初銳然有志承聖賢之絕學雖磬南山之
竹極其形容贊美固不足以得其精微之萬一不學於斯
讀先生之遺書於是窺其門戶望其宮墻入其穴奧力追
先生之遺躅于百世之上其庶幾乎此書院之作然則英
也不獨服勤至死以事其師其有功于後來之俊彥豈曰
小補之哉顧今用兵河南共億無藝守令士卒能成禹
之刻紀載以圖不行可謂知所先務其併得者
以此至七年三月庚子日記

